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水浒

一百零八将

傅战备 编写

林冲

马军五虎将之一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⑥

(马军五虎将之一)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涿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 ※ ※

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26.00 元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目 录

一、中计白虎堂	(1)
二、野猪林遇险	(16)
三、棒打洪教头	(30)
四、一怒杀陆谦	(42)
五、梁山斗杨志	(59)
六、仗义斩王伦	(76)
七、生擒一丈青	(88)
八、声威震辽国	(98)

林冲，为人忠良耿直，豪侠仗义，武艺高强，掌中丈八蛇矛，勇猛异常，人送绰号“豹子头”，官至东京 80 万禁军教头。因数次被奸人高俅陷害，无奈走上梁山。在水浒 108 将中，位列第五。在宋江帐下，南征北战，纵横驰骋，屡建奇功。

一、中计白虎堂

三月的一天，太阳高悬空中，虽算不上酷热难当，却也让人觉得热力袭人。一棵槐树，硕大而枝叶繁茂。

槐树底下，一张芦席铺在树荫里，二三十个汉子围着坐在地上，大碗斟酒，大块切肉。酒肉过后，又拿果子上来吃。

那些汉子一个个吃得兴高彩烈。其中一个抹了一把嘴，道：“这几日见师父表演力拔杨柳，只不曾见师父使什么器械。”这个汉子刚说完，其他人也附和着道：“师父，你就给我们看一看也好。”

见众人一致这般说，席间一个胖和尚笑道：“好，我就练一练筋骨。”那和尚说着站起来，到房里取出一根浑铁禅杖，头尾长约摸五尺，重达 60 多斤。

众人见和尚提着如此重的铁禅杖，犹如提着一根木棍，都吃惊道：“若两臂没有水牛的力气，如何使得？”

那和尚站在这场中，轻轻挥动手中禅杖，如旋风般舞了起来，而且越舞越快，看不出半点吃力的样子。

众人一起喝彩，都鼓掌欢呼、叫好。

和尚正使得起劲，忽听墙外传来一声：“使得好！”那和尚听得有人叫好，收住手脚，朝喊声望去，只见墙边站着一位官人。

这官人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，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，身穿一领绿罗团花战袍，腰系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。脚穿一对磕瓜头朝样皂靴，手中执一把折迭纸西川扇子。

再看那人的五官，生得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八尺长短身材，约摸三十四五岁光景。只听那人又道：“这位师父，真是非凡，使得好极了。”

众汉子似乎认识这位官人，对和尚大声道：“这位教师都喝采了，那必然是十分了得。”那和尚问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众人道：“师父难道不知道，他就是 80 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，名唤林冲。”

那和尚道：“既然是 80 万禁军教头，何不请他进来一坐。”

众人便对墙外的林冲喊道：“林教头，师父请你进来一坐。”

林冲纵身跳入墙来，在槐树下坐定，那和尚也放了禅杖，一同坐地。

林冲问道：“请问师父何方人氏？法讳唤做什么？”

那和尚道：“洒家是关西鲁达，只因杀的人多，故情愿为僧，年幼时也曾到过东京，认得令尊林提辖。”

林冲大喜，忙起身拜了一拜。两个人说话投机，都有相见恨晚之感，于是二人便结义为兄弟。鲁达为兄，林冲为弟。

旁边的众汉子本是这一带的泼皮无赖，因为鲁智深武艺高强，力大无比，这才人人佩服，如今见他又与京都 80 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结拜为兄弟，心中更是欢喜，忙为林冲备酒。

林冲也不客气，与智深痛饮起来，鲁智深道：“教头今日为何到此？”

林冲答道：“刚才与妻子一同到隔壁岳庙里还香许愿，因听得有人在舞枪弄棒，一时看得入迷，便先叫丫头陪妻子去庙里烧香，我在这里等她回来，不想又遇见了师兄，真是巧极了。”

智深一拍大腿，笑道：“洒家初到这里，正愁没个相识的人，前几天与这些哥哥们每日一起，如今又蒙教头不弃，结为兄弟，真是太好了。”

那些汉子们忙着为鲁智深和林冲斟酒，又递上果子。

林冲刚喝了几杯酒，又吃了一只水果，只见丫头锦儿慌慌急急，红着脸，在墙边叫道：“官人请勿再坐在这里，娘子在庙中与人争吵起来了。”

见锦儿这般模样，林冲连忙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娘子在哪里？跟谁争吵？”

锦儿道：“我们从五岳楼下来，撞见一个奸诈无耻之徒，把娘子拦住不肯放。”锦儿说着，满脸是气愤和焦急的神色。

林冲听罢，对智深道：“师兄请慢慢喝酒，我先走一步，休怪，休怪。”

智深道：“教头有甚事？让洒家去理会！”林冲阻止道：“不会有事的，师兄请放心。”

智深乃爽快之人，听林冲这样说，便双手抱拳道：“那我们改日再相聚！”说着又和众泼皮坐下喝酒。

林冲别了智深，跳过缺墙，和锦儿一道急奔岳庙而来。

到得五岳楼时，只见好多人，手中拿着弹弓，吹筒，粘竿，都站在栏杆边。胡梯上一个年轻的后生，独自站在中间，拉着林冲的娘子道：“你且上楼去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林冲的娘子脸涨得通红，大声道：“清平世界，竟然敢调戏良家妇女？”

那后生依旧拦住不放，耍赖道：“是何道理，等到了楼上我再告诉你。”

林冲听得，气得心肺都炸开了，抢上前去，将那后生肩胛扳过来，喝道：“调戏良家妇女，该当何罪？”说完，举起拳头就要打下去，认得此人是高太尉之子高衙内。

原来，高太尉高俅新近发迹，飞黄腾达，却不曾有亲生儿子，无人帮助，因此过房这阿叔高三郎的儿子在房内为子。本是叔伯兄弟，却给他做了儿子，因此，高太尉十分爱惜他。那高衙内在东京依仗权势，专干奸淫良家妇女之勾当，京师人因惧怕他权势豪强，都不敢与他争口，暗地里叫他花花太岁。

京师人还为他写了一首打油诗：脸前花现丑难亲，心里花开爱妇人。撞着年庚不顺利，方知太风是凶神。从这首诗里，可以看出高衙内是怎样一个人。

林冲见这人竟是高衙内，不觉心中一怔，手也先自软了。

高衙内也认得林冲，道：“林冲，关你什么事，要你来多管闲事！”高衙内虽然认得林冲，却不认得林冲的娘子。如果他知道他拦着的是林冲之妻，恐怕就没有这场是非了。也许，这是林冲命中注定的劫数。

高衙内的手下闲人，有几个识得厉害，见林冲怒气冲冲，

生怕打伤了主人，一齐挤拢来劝林冲道：“教头休怪，衙内不认得，多有冲撞。”

林冲怒气未消，一双眼圆睁着瞅住高衙内。众闲汉劝住林冲，一边哄着高衙内出庙上马去了。

当下林冲引着妻子和丫头锦儿，转出走廊，只见智深提着铁禅杖，身后跟着那二三十个泼皮汉子，大步抢入庙来。

林冲叫道：“师兄那里去？”

智深道：“我来帮你撕打！”

林冲道：“原来那人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，因不认得我娘子，故而无礼。林冲本想痛打那厮一顿，恐怕太尉面上不好看。”林冲接着道：“自古有言：不怕官，只怕管。我犯不着跟他一样，权且让他这一次。”

智深怒道：“你怕本管太尉，洒家却不怕！倘若俺下次撞见他这撮鸟，一定让他吃洒家 300 禅杖再说。”智深说着将手中禅杖在空中旋舞。

林冲见智深似是有些醉了，便道：“师兄说得是。林冲一时被众人劝住了，权且饶他，下次撞见，定不放过。”

智深道：“倘若有事，教头便来唤洒家一同前去。”

众泼皮见智深真的醉了，扶着他道：“师父，俺们先回去，明日再相会。”

智深拎着禅杖，对林冲之妻道：“阿嫂休怪，莫要笑话。阿哥，明日再会。”众泼皮扶着智深回去了。

林冲自别了智深，与娘子、锦儿一道取路回家，不知怎的，心中一直郁郁不乐。

且说那高衙内，自从见了林冲娘子，心中好生着迷，总是时时想到她，如此这般，高衙内快快不乐地过了两三天。众

闲汉见高衙内茶饭不香，也无其他玩游的兴致，便也一个个散去了。

这些闲汉当中，有一个唤做千鸟头富安，揣摸出高衙内的心思，独自一人到府中伺候他。这日，高衙内在书房中纳闷闲坐，富安走近前去，道：“衙内近日面色请瘦，心中不乐，一定遇着了十分不悦的事情了。”

高衙内被说中心思，嘴里仍道：“你如何晓得？”

富安道：“小子一猜便中。”

衙内道：“你猜我心中有什么不悦之事？”

富安眨眨双眼，狡诈道：“衙内在想那双木的娘子，是也不是？”

衙内笑道：“你猜是猜对了，只是没办法得到她。”

富安道：“这有何难！衙内怕林冲是条好汉，不敢对他怎样，其实这个无妨。”富安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他现在在太尉账下听使唤，不敢对太尉无礼，倘若触怒太尉，轻则刺了他，重则送了他自己的性命，在下有一计……”富安故意停住不往下说了。

高衙内道：“有何妙计，还不快说！”

富安笑道：“在下这一计既出，衙内定可了却心愿。”

高衙内听说可以得到林冲娘子，便道：“我见过许许多多好女子，不知为何偏偏喜欢她，心里着迷，郁郁不乐，你有什么计策，快快说给我听，若真的得到了她，我自会重重赏你。”

富安道：“小人知道太尉的心腹陆虞侯陆谦，他和林冲最好，明日衙内躲在陆虞侯楼上深阁，摆下些酒食，叫陆谦去请林冲出去喝酒，叫他到樊楼上去喝，小人再到林冲家，对

林冲娘子说：“你丈夫教头和陆谦吃酒，一时气重，闷倒在楼上，请娘子快去看看。”这样，林冲娘子一定不会生疑。妇人本是水性，等她见了衙内这般风流人物，再说些甜言蜜语，不由她不肯与衙内……”

高衙内喝采道：“好计！就在今天晚上派人去叫陆谦过来，听候吩咐。”

那陆谦家就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内。第二天，高衙内派人过去，与陆谦商量计策。也许是合该林冲晦气，陆谦只要小衙内欢喜，却不顾朋友的交情，因此陆虞侯一口应承了。

林冲在家中，一直闷闷不乐，连街上都懒得去。这天已牌时分，只听门口有人叫道：“教头在家么？”林冲出来一看，见是陆虞侯，忙道：“陆兄这么巧，何事喊我？”

陆谦道：“这几天不见你出去散步，老是碰不见你，是否出了什么事？”

林冲道：“没啥事，只是心里有些闷，懒得出去而已。”林冲说着，就要把陆谦让进屋里。

陆谦却不进，道：“我陪兄长去喝三杯，解解闷。”

林冲道：“既然来了，怎可连茶水都不喝便去的，要喝酒，也得吃了茶再走。”

陆谦没法，只得跟林冲进屋吃茶。茶水已毕，陆虞侯对林冲娘子道：“阿嫂，我同兄长到家里喝三杯去。”

林冲娘子赶到窗口叫道：“大哥，喝少点，早些回来。”

林冲与陆谦出了家门，在街上闲走了一会儿。陆虞侯道：“兄长，咱们不用到我家去了，就在这里樊楼内喝两盅罢了。林冲点头应允。

两个人上得樊楼，包了个阁儿，吩咐酒保上酒上菜，又

叫了一盘果子，一边饮酒，一连慢慢叙旧。

林冲叹了口气，想说什么又忍住不说。陆虞侯道：“兄长为何叹气，有话不妨说出来给兄长听听。”林冲道：“贤弟不知，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，若不遇明主，屈沉于小人之下，受这般窝囊气。”说着又轻叹一口气。

陆谦道：“如今东京城里，虽然有几个教头，可是论武功，谁人又能及得上兄长的？况且，太尉又十分看重你，却还受谁的窝囊气？”

林冲素来与陆谦最为知心，于是把前日高衙内拦阻调戏妻子的事情告诉陆虞侯。

陆谦道：“衙内定是不认得嫂子。兄长休气，咱们多饮几杯，别去想那些过去的事了。”

林冲一连喝了八九杯闷酒，因要起身上厕所，便对陆谦说了声对不起，起来往楼下寻找厕所。林冲净了手刚刚转出巷口，只见丫环锦儿大叫道：“官人！”

林冲一愣，道：“我正在喝酒，叫我何事？”

锦儿急道：“官人在这里喝酒，可把我找苦了。”

林冲道：“找我做什么？”

锦儿喘气道：“官人和陆虞侯出去没半个时辰，只见一个汉子慌慌急急来到家里，对娘子说：‘我是陆虞侯家邻居，你家教头和陆谦喝酒，只见教头一口气上不来，便昏倒了，叫你家娘子速去看看’。娘子听得，连忙央求隔壁王婆看住家门，我与娘子跟那汉子一道前去，直到太尉府前小巷内的一家人家。上得阁楼，只见桌上摆满了酒菜，却不见官人的影子。我们正要下楼，只见前日在岳庙里拦住娘子的那后生出来道：‘娘子稍坐，你丈夫来也’，锦儿慌忙下楼，听得娘子在楼上

大叫‘杀’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”锦儿一口气往下说，停了一下，又道：“因此我四处寻找官人，还好遇见买药的张先生，是他告诉我说官人在樊楼跟陆虞侯唱酒，因此便寻到这里，官人快走！”

林冲刚喝了酒，听锦儿如此一说，大吃一惊，酒也醒了一半，顾不上锦儿脚慢，疾步奔向陆虞侯家。

不一会，林冲到得陆谦家，抢到胡梯上，却见楼门关着，里面有娘子的声音叫道：“清平世界，光天化日，如何把我良人之妻关在这里？”

又一个声音道：“娘子，可怜可怜我。就算你是铁石心肠，也该回心转意了。”

林冲一听这正是高衙内的声音，心中大怒，叫道：“大嫂请开门！”

娘子听到林冲的声音，甩开高衙内，径奔来开门。

高衙内正在缠林冲之妻，猛听林冲就在门外，吓出一身冷汗，打开楼上窗子，跳墙逃走了。

林冲进得阁楼，不见了高衙内，问娘子道：“有没有被那厮玷污？”

娘子摇头道：“不曾。”说着将头埋进林冲怀里，微微抽泣起来。

林冲把陆谦家打得粉碎，然后与娘子一同回去。陆谦家的两边邻居，见是林冲发怒，都关了家门，不敢上前劝解。

到家之后，林冲愈想愈气，拿了一把解腕尖刀，径直奔往樊楼找陆虞侯，这时，陆虞侯早不见了。

林冲又冲到陆谦家门口，等了一个夜晚，还是不见他回来，只得忿忿回家。

娘子劝道：“我又不曾被他骗了，你休要胡来。”

林冲气道：“陆谦这畜生！我和你亲如兄弟，你也来骗我！只要被我撞见，无论是你还是高衙内，定不饶恕！”

娘子怕林冲惹出大祸，苦苦相劝，又不放他出门。

那陆谦一直躲在太尉府内，不敢回家。

林冲一连在陆谦家门前等了三天，都不见陆虞侯露面。府中仆人见林冲面色不好，谁也不敢多问一句。

第四天，鲁智深前来林冲家探望，问道：“教头为何一连数日不来相见？”

林冲答道：“小弟有些事儿，因此不曾探望师兄，请勿见怪。”

林冲接着又道：“师兄既到我家本该痛饮几杯，无奈一时不曾备好酒菜，咱们到街上闲逛一番，随便找家馆子喝几杯如何？”

智深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两个人一同上街，在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一日的酒，又约定明日再相会。此后，林冲与智深每日上街喝酒，渐渐的将心中的不快淡忘了。

林冲不去想那日的事情，高衙内却仍不死心。他自从在陆虞侯楼上被林冲一惊，跳墙逃走，又不敢对太尉说知，因此在府中卧病不起。

陆谦和富安到府中看望衙内，见他脸色憔悴，陆谦道：“衙内何故如此不乐？”

衙内道：“实不瞒你们二位，我因为林冲老婆，两次相见却不能得到她，又被林冲一惊，这病便越发重了，眼看我半年三个月就要性命难保了。”衙内说完长长叹了口气。

陆谦和富安彼此对望了一眼，道：“衙内请放心，这件事包在小人身上，除非林冲老婆自缢而死，不然，好歹让衙内与她好好相聚。”

正说着，府里老都管为衙内来看病。等老都管看完病，陆谦和富安邀他到僻静处说道：“若要衙内病好，除非让太尉知道，害了林冲性命，才能让林冲老婆和衙内在一起，衙内只要得到林冲老婆，病就会好，不然，衙内性命难保。”老都管寻思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容易，老汉今晚就告诉太尉。”二人道：“我们已想好了计谋，只等你告诉太尉后，给我们回话。”老都管等到夜晚，对太尉说：“高衙内害的不是别的病，而是想念林冲的老婆所致。”

高俅正担心衙内的病，道：“他几时见过林冲的浑家？”

都管道：“是前月 28 日在岳庙里相遇，如今已一月有余了。”都管说着把陆虞侯如何以喝酒为名骗走林冲，又如何设计林冲老婆而不得之事详细向高俅说了一遍。

高俅听后，沉思了半晌，缓缓道：“因为他的老婆，如何能害了林冲？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若是怜惜林冲一个人，却送了我儿子的性命，如何是好？”

都管道：“林冲虽是太尉手下 80 万禁军教头，如何及得上衙内的性命要紧。”高俅道：“平白无故，如何能陷害林冲？”

都管忙道：“陆虞侯和富安已有计谋。”

高俅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去唤他们二人来府中商议。”

不一会，陆谦和富安跟老都管到得堂里，高俅问道：“我这小衙内的事，你们两个有什么好的计谋？若能救得我儿子安然无恙，我自会抬举你们。”

陆虞侯附在高俅耳边，轻轻低语了一阵。高俅听后，眉

头大展，喝彩道：“好计，你们二人明天便行。”陆谦、富安依计而行，暂且按下不说。

只说林冲每日与智深喝酒谈天，再加上智深豁达豪爽，林冲也渐渐开心起来。

一日，两个人又相约，走到阅武坊巷口，遇到一条大汉，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，穿一领旧战袍，手拿一口宝刀，插着个草标儿，站在街心，口里自言自语道：“遇不到识货的人，可委屈了我这口宝刀。”

林冲不去理会，只顾与智深一边交谈着一边行走，那汉子见林冲过来，跟在背后道：“好一口宝刀，可惜没遇上识货的人。”林冲依旧不理，往前走去。

那汉子见林冲走得远了，大声叹道：“偌大一个东京，偏偏没有一个识军器的人。”

林冲正走着，听那汉子轻视东京无人能识军器，不觉停住脚，转过身来。

那汉子面露喜色，“飏”一下抽出那口刀，明晃晃，端的是耀人眼目。

也合该林冲有祸。林冲不停下来倒也罢了，停下来不去拿刀观赏也罢了，可林冲是个习武之人，爱武者当然爱宝刀，林冲对那汉道：“拿来看看。”

那汉递过宝刀，林冲接刀在手，鲁智深也近前来看，但见那刀：清光夺目，冷气侵人。远看如玉沼春冰，近看似琼台瑞雪。花纹密布，如丰城狱内飞来；紫气横空，似楚昭梦中收得。真的是太阿巨阙应难比，莫邪干将亦等闲。

林冲不看还好，一看之下，吃了一惊，失声道：“好刀！你要卖多少钱？”